

中国经典名篇名句鉴赏文库

二十五史名句鉴赏

第二册

天人 主编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《梁书》名句

以言取士，士饰其言；
以行取人，人竭其行。

——《梁书·武帝上》

以言取士，士饰其言；以行取人，人竭其行。

【注释】《梁书·武帝上》。

【鉴赏】根据言语来选取士人，士人必将夸饰他们的言辞；根据行为来选取士人，士人必将竭力而行。这里说明用不同的标准选士，最终选取的结果也不同。因此贤明的君王总是能根据人的言行举止，为人处事来决定他是否被任用，而不是根据其言辞来决定。

居之如执朽索，去之若捐重负。

【注释】《梁书·武帝上》。

【鉴赏】留下来就像抓着腐朽欲断的绳索摇摇欲坠；离开它就像掀去身上的重负。

屋漏在上，知之在下。

【注释】《梁书·武帝下》。

【鉴赏】这里是在说明，君王所犯的错误，他们本身不一定察觉，但是那些接受统治的臣子百姓们必然能够清楚。这就要求臣子们应该敢于言事，匡正君王的错误，弥补他的不足，从而有益于国家的健康发展。

为国在于多士，宁下寄于得人。

【注释】《梁书·武帝下》。

【鉴赏】治理国家在于多用士人，安定社会在于能够得到贤人的扶助。这是武帝在其诏书中的言辞，并声称自己要任人唯贤，希望各级官吏都能尽心尽职，共同整治社会。他的这种重视人才的观点，有益于国家的治理，社会的进步。

性宽和容众，喜愠不形于色。

【注释】《梁书·昭明太子》。

【鉴赏】这是形容昭明太子的言词。他性格宽和而能够容人，常常喜怒不形于色。昭明太子也是梁朝有名的才子，由他编选的《昭明文选》具有极高的文学价值。

大弘经略，询纳群言，军主以下至于匹夫，皆令献其所见，尽其所怀，择善而从，选能而用，不以人废言，不以多罔寡。

【注释】《梁书·夏侯详传》。

【鉴赏】这是高祖围困郾城而没有攻下时，夏侯详提的建议。他认为面对

顿甲坚城，如果强攻，必然伤亡惨重，那样必将大伤元气，因此建议应该群策群力，尽可能调动一切积极因素，共同谋划攻城妙计。他认为应“择善而从，选能而用，不以人废言，不以多罔寡”。这一观点，对于选取精兵良将，确定正确策略具有重要作用。

贼已至城下，方复求军，临难铸兵，岂及马腹。

【注释】《梁书·韦睿传》。

【鉴赏】意思是事情很危急了，再去求取救兵，必然很难奏效，所谓远水不解近渴。

路将殚而弥峭，情薄暮而逾广。

【注释】《梁书·沈约传》。

【鉴赏】道路将到尽头时，会更加陡峭；感情越到年老时就显得越深广。这是沈约在其《郊居赋》中所阐述的。它说事物越到其结束时，越有情结。

淹少以文章显，晚节才思微退，时人皆谓之才尽。

【注释】《梁书·江淹传》。

【鉴赏】这里记述了“江郎才尽”的故事，但最早关于“江郎才尽”的故事是记载在钟嵘的《诗品》中，说江淹罢郡还都途中，寄宿野寺，梦见一人自称郭璞，对他说：“吾有笔在卿处多年矣，可以见还。”江淹从怀中掏出一支五色笔给他，从此写诗无佳篇。这一故事本身近于荒谬，但江淹到建武时代已写不出好作品来，这是事实，探究其“才尽”的原因，这与他晚年仕途得意，无意精心创作以及他的诗作已不合当时的新兴文体“永明体”不无关系。我们可以说，江淹的晚年是安富尊荣的，但作为文学家的江淹来说，他晚年的“才尽”未免不是一个悲剧。

草虫鸣则阜螽跃，雕虎啸而清风起。

【注释】《梁书·任昉传》。阜螽：蝗的幼虫。雕虎：兽名，因其身有花纹，如同雕画，故名。

【鉴赏】草虫鸣叫的时候，阜螽便会跃起；雕虎咆哮的时候，清风便会兴起。这与人们常说的“龙行雨，虎行风”是一致的。任何事物的运动都表现出一些特征，有的是事物本身发生的变化，有的是与周围事物发生的感应。正是这种事物间的联系、变化、运动构成了大千世界，也正因此使得世界丰富多彩、千姿百态。

穷则独善，达以兼济。虽出处之道，其揆不同，用舍惟时，贤哲是蹈。

【注释】《梁书·谢朓传》。

【鉴赏】这里体现了儒家的思想，所谓“穷则独善其身，达则兼济天下”。也就是说，仕途上不得志时，就要照顾好自己，所谓明哲保身；若仕途顺达，得到任用就应该兼顾天下百姓，应以仁者胸怀，去关爱天下的每一个人。这也是古代士子们所追求的最高人生目标，他们日习经史，陶冶礼乐，就是希望能够代圣人立言，辅助君王治国。如若生逢其时，幸逢明君，自然能够发挥自己的才能，达到兼济天下的目的；如若不幸，恰逢乱世，而不为所识，就应善待自己，独善其身。这种观点自然有其局限性。

丈夫为时所知，当进不求名，退不逃罪，乃平生愿也。

【注释】《梁书·马仙琕传》。

【鉴赏】马仙琕本侍奉齐明帝，后因战败，建康失陷，于是解兵归罪于梁高祖，然而梁高祖没有怪罪他，反而劝慰他，并待之以礼，遇之甚厚。因此马仙琕认为“蒙大造之恩”，受到梁高祖的赏识，虽屡建战功，但未尝言功，当别人问他时，他才谈出了自己的真实想法。确实，一个人如能真正被了解，被赏识，是很不易的，而他能知恩善报也尤为可贵。这里也体现了古人的“士为知己者”的思想。

圆行方止，器之异也；金刚水柔，性之别也。善御性者，不违金水之质；善为器者，不易方圆之用。

【注释】《梁书·张充传》。

【鉴赏】圆的器物容易滚动，而方的器物则易于停止，这是器物的差异；金属刚硬而水则柔弱，这是它们的物性不同。因此那些善于御物的人，能够不违背金水的质地而用；而善于制造器皿的人，能不改变方与圆的用途。也就是任何事物都有其内在的特性，都有区别于它事物的内在本质。因此，我们利用事物时，就应依据其本身的特性，使其适得其所，这样才能发挥出它的优势和特长，实现其最大的价值。

立天之道，曰阴与阳；立人之道，曰仁与义。

【注释】《梁书·徐勉传》。

【鉴赏】这里反映了古代的一种哲学思想。认为天是由于阴阳的气形成

的,阴气浊而下沉为地,阳气轻而上升为天。而其间的万事万物也正是这种阴阳二气结合的结果。可见,阴与阳是天的本源,显然这是一种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。同时他们还认为,生长在其间的人,应是万物之灵长,应该通过“仁”与“义”使其真正成为人。因此制定各种礼仪使其真正成为人。

礼所以安上治民,弘风训俗,经国家,利后嗣者也。

【注释】《梁书·徐勉传》。

【鉴赏】这里说明了“礼”的重要作用。它可以安定社会,整治人民,弘扬风范,训导习俗,同时还有治理国家,造福后代的功效。确实“礼”具有其它任何制度都无法替代的功能。因此“唐虞三代,咸必由之”。然而,“礼”的有效实施,也必须建立在人们的生活安定,无饥馁之忧的基础上,所谓“仓禀实然后知礼节”。

遗子黄金满籝,不如一经。

【注释】《梁书·徐勉传》。籝(yīng):筐笼一类的盛物竹器。

【鉴赏】这句话最早出自《汉书·韦贤传》。意思是留给子孙很多的金钱财富,不如留给他一部经书。因为金钱满籝,虽然宝贵,但它毕竟是身外之物,只有知识才能给人以力量,才能使人掌握为人处世的方法。俗话说“子孙自有子孙福”。如果子孙会赚钱,给他留以钱财也无用;如果子孙不懂克勤克俭,给他留以钱财也自然无用。只有经书,只有给子孙以知识才能使子孙终身受益。

丈夫生世,如轻尘栖弱草,白驹之过隙。

【注释】《梁书·夏侯亶传》。

【鉴赏】这是鱼弘慨叹人生的短暂,时光之易逝。然而人并非是为了吃喝玩乐才来到这个世上的,应该还有追求和理想,应该在世上做一点事,为社会尽一点力,才能无愧于一生。正因为时光短暂,人们更应珍惜光阴,抓住一分一秒去干自己值得干的事情,而不应在庸庸碌碌的生活中虚度年华。

士无贤不肖,在朝见嫉;女无美恶,入宫见妒。

【注释】《梁书·王僧孺》。

【鉴赏】士无论是贤还是不肖,在朝堂为官就会遭人嫉妒;女子无论美丑,只要她入宫就会遭人嫉妒。这里反映了一些积淀在人们心里的恶习。有些人,他们并不考人是如何获得某一位置,而是注重别人是否拥有这一位置,一

旦别人获得,而自己没有,便会妒火中烧。这种心态是极不正常的。

览所示诗,实为丽则,声和被纸,光影盈字。

【注释】《梁书·王筠传》。

【鉴赏】这是王筠把所写的诗呈递给沈约之后,沈约看后写的批语,他给予了高度评价,认为“声和被纸,光影盈字”,写出诗的那种极强的表达功能,能在简短的言词中蕴含丰富的思想,并能给人以整体的美的感受,一个“盈”字给我们很多的想象和启示。

人之寓于宇宙也,何异夫栖蜗之争战,附蚋之游禽。

【注释】《梁书·张缵传》。

【鉴赏】这是张缵在其《南征赋》中的慨叹之辞。人生于天地间,相对于浩瀚无垠的宇宙,可谓九牛之一毛,沧海之一粟,与那些“栖蜗”、“附蚋”有何差别呢?确实,人在宇宙中是渺小的,但人不因其渺小而忽视自己的作用,应该把握这有限的光有所作为。

金山万丈,缘陟未登;玉海千寻,窥映不测。

【注释】《梁书·朱异传》。

【鉴赏】这是《五经》博士明山宝在他的推荐表中对朱异的称赞。认为朱异博学多才,犹如没有开采的宝藏一样,有着无数的珍品奇玩,而且他用“金山”、“玉海”作比,给人们以直观感受。因此他认为若使其“负重遥途,必有千里之用”。最后他得到了梁高祖的肯定,受到了重用。这也应了朱异外祖父在他年少时说的一句话:“此儿非常器,当成卿门户。”

慈父不爱无益之子,明君不畜无益之臣。

【注释】《梁书·贺琛传》。

【鉴赏】仁慈的父亲不喜欢没有好处的孩子,英明的君主不供养没有用的大臣。这是贺琛在给皇帝的奏表中引用的话,意在说明,为人臣者就应恪尽职守,尽心尽力,为君分忧,为民办事。因此,当他看到奸臣蒙蔽圣听的时候,就起来申诉自己的意见,以求启达圣听,来达到清除奸邪的目的。

爱之如父母,仰之如日月,敬之如鬼神,畏之如雷霆。

【注释】《梁书·贺琛传》。

【鉴赏】像父母一样地爱戴他,像日月一样地敬仰他,像对待鬼神一样敬重他,像看待雷霆一样畏惧他。这也是贺琛在其奏表中列举的一种不良现

象。他认为当时的州郡之官没有“恤民之志”，而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就是由于当时的社会风气恶化，人们争侈竞靡。因此他主张应“严为禁制，道之以节俭，贬黜雕饰，纠奏浮华，使众兼知，变其耳目，改其好恶”。

但务吹毛求疵，擘肌分理，运挈瓶之智，微分外之求，以深刻为能，以绳逐为务，迹虽似于奉公，事更成其威福。

【注释】《梁书·贺琛传》。吹毛求疵：喻故意挑剔。擘肌分理：擘(bò)，指剖析。比喻剖析精细。

【鉴赏】这也是贺琛在给皇帝的上书中提到的弊端之一。他指出当时的皇帝可谓废寝忘食，日理万机，然而却由此给下官以可乘之机。当时的一些官员乘机兴风作浪，借执行公务之名，来排除异己，打击同类，虽然他们能尽心尽力，剖析精细，但却给下层人民造成了无尽的灾难，也由此而树立了他们的淫威。针对这些丑恶现象，贺琛认为应“责其公平之效，黜其残余之心”，这样才能使官员各尽职守，而无“侥幸之患”。

国弊则省其事而息其费，事省则养民，费息则财聚。

【注释】《梁书·贺琛传》。

【鉴赏】国家破败的时候，应该减省事情，减少花费，事情减省了就会滋养人民，花费减少了，就会使财物积聚。这同样是贺琛进表中的言语，他认为国家困难的时候，就应精简机构，减少一些不必要的开支，这样才能聚敛财富，但他的主张也有一定的局限性。只有充分发展生产，增加社会的物质财富，才能使国家真正富强，人民的生活才能真正得到改善提高。

专听生奸，独任成乱。

【注释】《梁书·贺琛传》。

【鉴赏】如果皇帝专听，就会生出奸邪之事；如若独信，就会使国家出现祸乱。这是梁高祖不满贺琛的言论而对他进行的驳斥。并列举秦二世委任赵高以重任，出现指鹿为马的叛逆行为。

少俊爽，能属文，举止风流，雅有巧思，妙达音乐，兼善丹青。

【注释】《梁书·太宗十一王传》。

【鉴赏】这里描述了南郡王大连年轻时的风采。他英俊潇洒，善于写文章，举止得体，风流绰约，并且很有才思。同时兼通音乐，善描丹青，可谓是一个多才多艺之人。后人也常用“举止风流”、“雅有巧思”来形容一个人有才

学。

人之生譬如一树花，同发一枝，俱开一蒂，随风而堕，自有拂帘幌坠于茵席之上，自有关篱墙落于粪溷之侧。

【注释】《梁书·儒林传》。

【鉴赏】这是范缜驳斥萧子良的“因果”论而打的比方。他说人生就像一树花，同生在一枝上，同开在一蒂上，有些花瓣被风吹到厅堂上，飘落在席上，坐垫上，而有些花瓣则被吹落在厕所里。他认为这只是一一种自然的现象，偶然的机会，没有什么因果关系。

神即形也，形即神也，是以形存则神存，形谢则神灭也。

【注释】《梁书·儒林传》。

【鉴赏】这是范缜在其《神灭论》中提出的著名观点，即形神一元论。他认为精神与形体不可分离，它们不是各自独立的。它们只是“名殊而体一”，是既有区别而又有联系的统一体。同时他还认为人的精神的存在是以人的形体存在为前提的。可见，在形神不可分的统一体中，又是以形体为第一性的，精神是第二性的，天地间根本没有脱离形体而存在的精神，这是一种唯物主义的形神论。范缜正是以此为基础，驳斥了佛教的“形神相异”的二元论。

形者神之质，神者形之用，是则形称其质，神言其用，形之与神，不得相异也。

【注释】《梁书·儒林传》。

【鉴赏】所谓“质”就是指主体、本体；所谓“用”是作用、派生的意思。范缜以“质”和“用”的关系说明形体和精神的特点以及它们的关系。他认为，人的精神现象，只是物体的一种作用，从而深刻地论证了精神现象的特点及其对于物质的从属关系。既然只有物质是主体，精神现象处于从属地位，那么物质消灭，精神现象也就失去了依赖的基础，自然也消灭了。这就更进一步说明，形与神不是两个不同东西的结合，只是一个统一体的两个方面罢了。他的这种“形神相即，不得相异”的观点沉重地打击了佛教的“形神相异”说。

是非之虑，心器所主。

【注释】《梁书·儒林传》。

【鉴赏】这同样是范缜在其《神灭论》中坚持的观点。他认为任何一种精神活动，都有与之相适应的生理器官为基础，而“是非之虑”，即人的思维是以

心器为其基础的。如果“心”生了病,就会思维混乱,这就具体说明了形是神之“质”,神是形之“用”。精神必须依赖于生理器官,决不能分离,从而论证了精神依赖物质的形神一元论,反驳了佛教“虚体无本”,把精神和物质分离的神学观点。尽管范缜在这里把“心器”看做是思维的器官,还不懂得脑是思维的器官,但这并不影响他的观点的正确性和对佛教徒的有力驳斥。

圭撮涉于贫友,吝情动于颜色;千钟委于富僧,欢意畅于容发。

【注释】《梁书·儒林传》。

【鉴赏】送穷朋友一把米,吝惜的情绪就流露在脸上;捐赠富有的和尚上千石的粮食,反而从内心到汗毛都感到欢畅。范缜尖锐地批判了那些虔诚的佛教徒。正是由于在佛教迷信的宣传影响下,人们宁可倾家荡产去求僧拜佛,却不肯照顾亲戚,不怜惜穷困。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人们太愚昧,他们的心愿寄托在来世,也相信那些佛教徒的虚无缥缈的谎言。

握瑜怀玉之士,瞻邦郑而知退;章甫翠履之人,望闽乡而叹息。

【注释】《梁书·文学上》。

【鉴赏】意思是拥有真才实学的人,如若不被理解、重用,那么只能是叹息感伤。正如阳春白雪不被人欣赏一样,最后自身只能有一种“高处不胜寒”的感觉。

气之动物,物之感人,故摇荡性情,形诸舞咏,欲以照烛三才,辉丽万有,灵祇待之以致响,幽微籍之以昭告,动天地,感鬼神,莫近于诗。

【注释】《梁书·文学上》。

【鉴赏】这是钟嵘《诗品》中的语句,《诗品》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话作品。在这里着重谈了两个方面的内容:一是作家创作动机的激发来源于外界事物的感召,正是有了这种感召,作家才真正有了创作的欲望,并把它“形诸舞咏”。二是提到诗的巨大作用,它能够“动天地,感鬼神”。

四言文约意广,取效风骚,便可多得,再苦文繁而意少,故世罕习焉。

【注释】《梁书·文学上》。

【鉴赏】这是钟嵘《诗品》中的话。他评价了四言诗,指出它“文约意广”,同时也说明其“文烦而意少”的弊病,这也正是世人们很少学习它的原因。钟

嵘在此指出四言的缺陷，目的是与五言语作比，更突出强调五言诗的优点和意义。

五言居文辞之要，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。

【注释】《梁书·文学上》。

【鉴赏】这里强调了五言诗的地位，并就诗歌的创作问题提出了“滋味说”。钟嵘认为好的诗歌必须是有“滋味”的。所谓诗的“滋味”，就是指诗歌在创作上要描写深刻，注重赋比兴的综合运用，同时诗歌必有文采，应该形象鲜明，而反对“理过其辞”的诗作。他的滋味说也就是主要强调诗歌的形象性。他的这一主张，对后世的诗话有很大影响。

弘斯三义，酌而用之，干之以风力，润之以丹采，使味之者无极，闻之者动心，是诗之至也。

【注释】《梁书·文学上》。

【鉴赏】这里钟嵘提出了诗歌的最高境界，那就是“赋”、“比”、“兴”的并重和“酌而用之”，同时夹杂以“风力”和“丹采”。他认为，只有赋比兴三者互相配合运用，才能达到诗歌要有“滋味”，若专用比兴，就会让人产生深奥的感觉，晦涩难懂，最终影响言词的运用；若单用赋体，就会使文章显得空浮，这样，整篇文章就会显得零散而缺乏整体感。

唯文章之用，实经典枝条，五礼资之以成，六典因之致用，君臣所以炳焕，军国所以昭明，详其本源，莫非经典。

【注释】《梁书·文学下》。

【鉴赏】惟有文章的作用，可谓经典著作的分枝，五种礼仪要凭借它来完成，六种法典要靠它来发挥作用。朝廷君臣的功业之所以能够显赫于世，国家军政大事之所以能够天下晓明，翔实地追溯其本源，全部是从经典著作中衍化而来的。这是刘勰在其《文心雕龙·序志》中提出的，他认为文章是经典的枝条，对于军国之治、君臣之礼，关系极为重大。

各照隅隙，鲜观衢路。

【注释】《梁书·文学下》。隅隙：角落、缝隙，喻指偏僻、细微之处。衢路：四通八达的大道，喻指整体、全面或主要方面。

【鉴赏】这是刘勰在其《文心雕龙·序志》中批评前代人的文章中所存在的弊病。他认为他们的文章都是从某一局部、某一细微之处加以阐述，而很少

看到文章写作的整体。正是存在这些弊病,没有从根本上全面、系统地解决文章的写作问题。因此,刘勰认为,他有责任挑起这份历史的重担,完成前人未完的事业,这里也说明他写作《文心雕龙》的缘起。

同之与异,不屑古今,擘肌分理,唯务折衷。

【注释】《梁书·文学下》。

【鉴赏】无论是相同或相异,均不在乎它是古人的还是今人的,都要像剖解肌肉纹理那样,进行有条有理的论述,力求做到公允、恰当。这里说明了刘勰品评文章的态度。他决不会因人废言,而是根据文章自身的价值,进行较为客观、公正的评价。这种态度是应当取法、借鉴的。后人对其评价也很高,认为是“作者之章程、艺林之准的也”。

股肱体合,则四海和平;上下猜贰,则封疆幅裂。

【注释】《梁书·侯景传》。股肱:指大腿和胳膊。常以喻辅佐君主的重臣。

【鉴赏】意思是,如若辅佐君王的大臣之间能和睦共处,共同为国出力,那么全国便会安定太平;如若君臣互相猜疑,互不信任,就会出现混乱,最终国家会四分五裂。因此,英明的君主善于驾驭群臣,择人而用,并时常施以恩惠,使臣子们能够团结和睦,而不会因不被任用而产生嫌怨,君臣也不会互相猜忌。

“书不尽言,言不尽意。”然则意非言不宣,言非笔不尽。

【注释】《梁书·侯景传》。

【鉴赏】意思是,书写创作不能充分表达言语的意思,而言语又不能充分表达人的思想。然而,人们的思想,如果没有语言就得不到表达,而语言不通过写作也不能呈现。这里阐述了“言”与“意”之间的矛盾性。确实,人们在想象某些事物的时候,可谓才思泉涌,但若下笔去描述时,就显得捉襟见肘,往往不能尽其一二。然而明知有这样的弊端,人们仍然不得不依靠“言”和“笔”来表达思想。只有这样,人们之间的思想才能得以交流。

《陈书》名句

举善从谏，在上之明规；
进贤竭言，为臣之令范。

——《陈书·宣帝》

古者春夏二气，不决重罪。

【注释】《陈书·世祖》。

【鉴赏】古代的君王，在春夏两个季节，不处决重罪之人。这虽是先王制定的制度，但我们探究其依据时，就可发现它反映了一种哲学思想，因为古人认为，春夏之季正是阴阳配合协调，泽被万物的时候，所有的事物都体现出一种宽弘大量，对于重刑之人也只能暂停处决。

举善从谏，在上之明规；进贤竭言，为臣之令范。

【注释】《陈书·宣帝》。

【鉴赏】任用善士，接受进谏，这是为君的规范；举荐贤人，忠心进言，这是为臣的本职。这是孝宣帝在其诏书中提出的，意在吸引贤人，广纳才子，以促进国家的建设，增强国力，达到国泰民安的目的。

难使俭而合礼，勿得奢而乖度。

【注释】《陈书·宣帝》。

【鉴赏】这是孝宣帝在其遗诏中的言语。意思是为他修墓治丧要节俭，而不能由于奢侈违反法度。这里告诫他的儿子应该勤俭节约，合乎礼仪即可，不必大操大办，违反先王的规定。这与那些大修坟墓的君王相比是一种进步。

宾礼诸公，唯寄情于文酒，昵近群小，皆委之以衡轴。

【注释】《陈书·后主》。宾礼：接待宾客之礼，此谓以宾客之礼相待。衡轴：本指观测天体仪器上可以旋转的横管，也比喻中枢要职。

【鉴赏】这里描述了陈后主的醉生梦死的生活，他以对待宾客的礼节对待诸公，不是为社稷大业着想，而是寄情于文章美酒之中。常常接近小人，并把国家的一些中枢要职委任给他们，这样的结果，使得国无可用人，朝无忠君之臣。最后自己也沦落为阶下囚，只能凄凉而无奈地吟出“春花秋月何时了，往事知多少”的诗句。

不爱其亲，岂能及物。

【注释】《陈书·虞荔》。

【鉴赏】这是虞荔弟虞寄劝谏明将军的言辞，可谓言至意切。他列举各种举事的不利条件，并说，一个连父母双亲都不爱惜的人，怎么能爱惜他物呢？

常谓择官而仕，非曰孝家，择事而趋，非云忠国。

【注释】《陈书·徐陵》。

【鉴赏】人们常说挑选好官职后再去做官，不算是进孝于家，挑选好事去干，就不算是忠于国家。这是徐陵给仆射杨遵彦的信中的话。意思是说他们为官办事，并不是为国家的利益，为人民的命运前途着想，而纯粹是为了一己私利，只有有利可图，他们才去干。可谓言简意赅，一针见血，切中要害。

朝千悲而掩泣，夜万绪而回肠，不自知其为生，不自知其为死也。

【注释】《陈书·徐陵》。

【鉴赏】这是徐陵给仆射杨遵彦的信中的言语，诉说了他受拘留的那种感受。每天唯有以泪洗面，“朝千悲而掩泣”，可谓悲痛之极，晚上也由此而愁绪万千，如鲠在喉，不能畅言。那种生活简直令人难以忍受，每日处在一种生死不能自辨的境地。悲痛欲绝，而又无可奈何之情溢于言表，令人倍感悲惨。

善恶不能偕，而未曾离善恶；生死不能至，亦终然在生死。故得永离而任放焉。

【注释】《陈书·傅淹》。

【鉴赏】这是《无诤论》中的言辞。意思是善与恶虽然不能同时到达，但事情从未离开过善、恶；生死不能同时出现，但任何人都离不开生死。因此他认为人们不应该太苛求自己，而应该顺其自然，无意而为，是道家思想的一种体现。

兵家称客主异势，客贵速战，主贵持重。

【注释】《陈书·樊毅》。

【鉴赏】兵家认为客主的形势不同，客贵在速战速决，主贵在稳重老成，稳扎稳打。这种思想符合兵家的主张，有其合理性，因为客兵必然是远离根据地而深入敌军内部，因此他的后备供应相对于主军而言就显得紧张，而且也较为困难，因此贵在速战速决。而主军则有充分的物质保障，稳重老成地去与敌斗争，就易于取胜。但这不能绝对化，还要根据具体的情况来定。

砥身励行，必先经术，树国崇家，率由兹道，故王政因之而至治，人伦得之而攸序。

【注释】《陈书·儒林》。

【鉴赏】这里强调了“经术”的重要作用，它既可使入修身养性，培养良好

的品德,还可以安邦治国。因此王政由此而得到大治,人伦也由之而有序可循。这里反映了儒家的思想,他们崇尚经术,一切的社会秩序,人伦之序皆由经术的教导而得以确定。因此经术也就成为立国的必要工具。

《魏书》名句

圣不独明而治，
鼎不单足而立，
是以荧火之光，
犹增日月之曜。

——《魏书·安同列传》